

日寇荼毒 惕惕后人

■廖君

有人说民国时期,云开山脉及交通闭塞令高州六属地区躲过了日本侵略的伤害,成为广东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茂名县、信宜县未遭日军大规模进攻,是粤西地理屏障、经济自足及日军战略选择的共同结果。其实,粤西沿海依然受到血腥的烧杀抢掠。茂名必须铭记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1938年7月20日,茂名县城(高州城)正处盛夏,湿热的高州城躁动不安。白天,鉴江大地忽然传来轰鸣,多架九五式日本战斗机盘旋上空。突袭茂名县城,密集炸弹倾泄而下,高州守军猝不及防。人们惊慌出逃,躲避轰炸,刚才还繁华的城内,顿时浓烟四起,满地狼藉。中山路、南华路的商户行人四散奔逃,城内拉响了警报。有些人快速跑进中山纪念馆、南皋学舍、高城洗太庙,还有些人闪进了骑楼群下,护卫着头部,蹲连一片。古老的茂名城池门洞前,挤逼着大量逃难的人群,他们如潮水一样涌向城外。

高州六属地区遭受日本侵略从1938年7月20日轰炸高州城算起,此阶段粤西遭日寇侵犯主要来自空中和海上封锁、舰炮攻击。1938年10月以后,日寇飞机军舰不断轰炸、炮击电白沿海的圩镇。1939年2月日军飞机狂炸神电卫古城,电白县政府机关和县立中学已迁往霞洞大村,县立中学校舍及附近民房多被炸毁。

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城。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无比黑暗的一页,是中华民族历史最黑暗时刻,中国人民最耻辱的灾难。

“长江怅望水悠悠,虎踞龙盘今在否? 锦绣河山归破碎,桑田沧海正横流。杜陵感慨空怀国,庚信歔歔念故丘。我亦聊同梁父吟,莫愁湖上很多愁。”

国破之后,远在茂名县的邓秀川,向东北方向遥祭死难同胞,面对国民政府的逃亡悲愤不已,泣泪写下《哀南京》。邓秀川是抗日名将邓龙光的父亲。在重点进攻中华腹地的抗战时期,日寇阴魂不息,屡屡侵扰粤西大地,高州六属人民同仇敌忾,全民皆兵,誓死歼灭来犯之敌人。1938年11月,高州六属的化县艺人、师生组成话剧团,还有县立第一中学话剧团、醒民剧团等上演《台儿庄》等。茂名县、信宜县、电白县各圩镇圩期,都有学生上街演出,他们在演出同时募捐衣物、粮食,慰劳抗战将士。

1939年7月,一小股日本海军乘着橡皮艇窜到电城附近海面挑衅,他们呱呱叫嚷,用机枪扫射后靠近莲头岭一带观察,妄图登陆骚扰。驻守电白县国民兵常备队40多人,在政治指导员黄秋耘的指挥下,以海滩礁石为掩护,向日寇敌艇猛烈射击。日艇用机枪盲目扫射后仓皇逃窜。

1939年9月1日,在陆军难以推进抵达内陆山城,日军飞机再次轰炸茂名县城,千年古城饱受日寇侵犯。炸毁茂名县立中学学堂(高州二中前身)教室一座。1940年9月6日,日军飞机空袭茂名县城,府学宫等经阁中弹,巨大弹坑深达6尺,激发高

城人民的愤慨。1941年6月24日、25日,日军飞机空袭茂名县城,此两次敌机均9架分3组轰炸,炸毁茂名中学西舍及文范协中门,府学宫大成殿也中弹,塌房屋数间,中山路、仙桂街、永镇街、鉴江桥通政闸口,塌房屋52间,炸死市民10多人。7月20日日机狂炸茂名县城,长山馆全部炸毁,炸死初入伍新兵100多人。1942年秋天日机侵扰茂名县城,每次投弹一二枚,多属轻弹。1943年2月14日、16日、18日连续三次,日本军机空袭茂名县城。

受日军飞机空袭伤害严重的,还有信宜县城。1942年冬天,北部湾冷风袭人,一艘日军舰艇从越南海防港取道琼州海峡驶往广州,舰艇有日军10多名,随军妓女10多人,华人船工近20人。舰艇驶至湛江港东南海面船员集体起义,将舰艇驶至水东港停泊。舰艇物资由国防军梁华盛部队、地方军邓岳部队各占一半,随军妓女遣送自由归家,10多名日本兵被送往信宜县看守所押守。为掩盖不可告人的目的,日本华南方面军司令部要求尽快处死这些被俘日军人员。1943年2月20日日寇出动飞机,在信宜县城上空投弹扫射。这次日机轰炸炸毁监所、学校、商店及民房15间,炸死20多人,物资损失国币200多万元。最后那一小撮日本兵结局如何,历史资料无从核实,相信绝对不可能活着走出高雷地区。

相对空袭,对高州六属人民最大伤害的,是在电白县、吴川县沿海地区烧杀、奸淫、抢劫,日寇对粤西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1941年3月3日凌晨5时,日军海军陆战队200多人分别从南海狗岭(今虎头山)、爵山绿豆岭登陆,气势汹汹,一路扫荡,劫掠七迳、电城、马踏等地,所有能拆下和拿走的金属物品以及桐油等物资被抢走。逃避不及的妇女当街遭到强奸,甚至轮奸。男人被强逼当脚夫,搬运所劫财物。牲畜、鸡犬被宰杀,门窗被拆毁当柴薪用,特别对缸中大米、咸菜、豆酱等无法带走的,居然拉下粪便,以变态方式糟蹋粮食。这些禽兽不如的野蛮行为,挑战人类的底线,暴露了日本人最丑陋的本质。从狗岭登陆的一股日寇,经沙院沿广湛公路北犯,3月3日上午到达水东,分两路由石塔渡(今南桥头)和三角庙(今区人民医院)进入镇内。30多名电白盐警队拼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日寇在镇内搜刮一天,第二天抢劫七迳陈村等地。从绿豆岭登陆日寇直扑电城,国民政府留守人员向观珠逃跑。古老神电卫城又遭受日寇祸害。日寇进入电城洗劫后,向博贺、树仔、马踏等四郊掳掠。到达莘陂一带遭到村民奋力抗击,才悻悻而退。1938年广州沦陷后,粤西国民政府驻军极少,重兵在粤北地区。电白县盐警队孤立的抵抗虽然英勇,但无法扭转整体劣势,反映抗战相持阶段沿海地区普遍困境。

1941年5月,爱国将领张炎将军发动民众支持抗日。迁往信宜县的广雅中学和怀乡中学等师生组织歌咏队,到村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我们

在太行山上》等歌曲。信宜商会醒民剧社,到农村圩镇演出《铁胆战倭奴》等剧目。茂名县和电白县城镇的中小学师生组织歌咏队、话剧团,走向街头农村向群众抗日宣传。

抗日初期粤西制空权、制海权的丧失,导致生灵涂炭。1941年9月5日,农历七月十四,粤西“鬼节”(孟兰节),上午水东湾畔一片祥和,陈罗古庙挤满祭祀人群。他们在祈求,将日寇像恶鬼一样尽快驱离。突然3架日机飞临水东上空,在忠良街一带投弹达10多枚。顿时惨叫声声,烽火连城。在鸡行街(今解放街)投弹多枚,炸毁民房大片。11月8日上午,日机再次空袭水东油地码头,炸毁民房10多间,死7人。16日下午,9架日机狂轰滥炸水东,明清古墟遭受战火的摧残。古老的东阳街、忠良街中弹上百枚,扫射机枪子弹数千发。忠良街七八户民房被毁,死13人。肉菜市场毁于燃烧弹,瓦砾场中发现10多具烧焦尸体。东阳、忠良两街交叉处及大媽庙附近,数十户民房被炸毁。逃到城岭村附近的民众遭日机扫射,惨死7人。日机轰炸后撒下传单,扬言要轰炸三天。11月17日、18日果然日寇又来轰炸,对茂名县、信宜县、电白县反复空袭,想从心理上摧垮粤西人民的抗日意志。

多行不义必自毙,罪恶之兵将迎来高雷人民的歼灭。

1943年,国民党军队某部在化吴边界击落日本侵略军飞机1架,俘敌飞行员1人。飞机残骸运回安置在化县城西侧黄氏宗祠。1945年5月上旬,日本侵略军高桥大队长率近千,从广州湾侵占化城准备北撤。日军侵略化县后,被驻守在城郊东岸的广东省保安第十团、一三一师部分部队、化县自卫总队阻击。期间,高桥趾高气扬地巡行在高州码头阵地。突然,一串机枪子弹将高桥从马背击毙。5天后日军在宝岭架炮的掩护下,从鉴江多谷江段强行渡江,向吴川、阳江方向逃窜。

1945年夏天,日寇在太平洋上节节败退。7月占领广州湾、雷州半岛的日寇为收缩战线,撤回广州。一队日寇6月30日由吴川进入电白,沿广湛公路东进。日寇为掠夺财物很少走公路,沿着公路两侧挨村搜刮。当大批日寇进入水东,南海一农民却在那洲路头铺附近,袭击放哨伤兵,俘擒一名被日本兵拉去入伍的台湾籍青年。一股日寇路过树仔登楼村,一股日寇在地主家找到一缸酒,这群畜生争着痛饮。其中一名日本兵大醉,醒后,他忘记取枪蹒跚前行,被赶来村民当场砍死。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以国之名,祀我殇胞。”今年是“七七事变”88周年。2025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华民族的灾难,我们永远铭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谨以此文敬那段悲壮的粤西抗战史。

(参考文献:《茂名市志》《高州县志》《信宜县志》《化州县志》《电白县志》)

日本侵略军在廉江安铺镇犯下的滔天罪行

■邓刚

廉江县安铺镇是南路地区三个商业大镇之一。1939年1月,日本侵略军再次侵占合浦县涠州岛,在那里建设军用飞机场,经常派出飞机到南路各地轰炸扫射,安铺是受害最大的地区。1943年9月,日军侵占安铺,在这里大屠杀,罪恶滔天。

从1940年至1945年,我在安铺小学和中学读书,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十分痛恨。那时,安铺没有驻军,没有什么军事设施,只是搭了一个低矮的竹楼,以敲钟发警报,有时甚至还没有发警报,日机已飞到安铺上空,人们根本没有疏散时间。由于国民没有什么防空设施,侵略者的飞机可以飞得很低寻找轰炸目标,开机枪扫射人群。我的同学罗树华一家6口人,被炸死5人,罗树华和我出去玩不在家而免于受难。日机轰炸时,受难者血肉横飞,死者烧焦,面目全非,惨不忍睹,我亲眼见证。

据廉江县统计,从1939年秋到1944年夏天,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安铺53次,炸死230多人,毁房屋400多间,其中1941年5月30日,连续三天日军出动17架飞机轰炸安铺,投弹39枚,炸死炸伤97人(其中小学生18人),炸毁民房和商店160多间。

1943年9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安铺后,扶植日伪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赌场、妓院、鸦片烟馆林立,日军占领二年多,在安铺多次集体屠杀居民和从外地转来的群众1100多人。原茂南区籍共产党员梁毅(原名梁道亮)于1945年1月,奉茂化吴梅边特派员黄明德之命到南路党组织领导人处汇报工作后,经安铺返回时,在友和旅店被日伪军逮捕,壮烈牺牲。

目睹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促使我进一步增强爱国主义思想,并在党的教育下,决心投身于民族的解放事业,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一段日本侵华的历史和罪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也决不能忘记。到现在,在日本还有些政客否定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必须坚决反对。

凝固的血泪

——从《鸡毛信》到《南京照相馆》的精神跋涉

■叶泽

当我走出《南京照相馆》的放映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不断翻滚着八十年前那片土地上的血与火。作为一个在广东电白乡村长大,听着父辈讲述日本兵途经家乡电城仓惶逃跑的故事,看着《鸡毛信》《地雷战》等抗日影片度过童年的人,这部电影给我心灵的震撼远超预期。它不再是儿时记忆中黑白分明的英雄叙事,而是一幅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历史画卷,一次直击灵魂的苦难直视。

童年的抗战记忆是经过艺术提炼的传奇。《鸡毛信》中的海娃,《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这些英雄形象构筑了我对抗战的最初理解——虽然残酷,但总伴随着智勇双全的胜利和敌人丑态百出的狼狈。就连父辈口中日本兵逃窜的故事,也无形中强化了“邪不压正”的简单叙事。这些作品无疑承载着重要的教育和激励功能,让一代人在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滋养中成长。

然而《南京照相馆》呈现了另一种真实。它没有聚焦于前线将士的奋勇杀敌,而是将镜头对准了普通人在历史巨变中的挣扎与苦难。影片素材来源于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真实罪证影像,讲述了一家名为“吉祥照相馆”避难所内的老百姓,最初只想在大屠杀中保命,却意外在帮日军摄影师冲洗底片中,冲印出证明日军屠城的罪证照片。他在日军施暴、同胞遭遇屠杀和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选择将这些底片留存的故事。

影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个体命运,恰恰构成了历史最真实的注脚。当我看到母亲在废墟中寻找孩子,老人在战火中守护家园,摄影师用镜头记录苦难,我才恍然明白——历史的真相不仅存在于英雄史诗中,更存在于千千万万普通人的血泪记忆里。

这种震撼源于对比的强烈。儿时接触的抗战叙事往往突出了党的领导下人民的英勇抵抗,而《南京照相馆》则更多展现了战争背

景下人性的复杂面貌:有懦弱也有勇敢,有背叛也有忠诚,有绝望也有希望。这种复杂性非但没有削弱历史的严肃性,反而让那段岁月变得更加真实可感。它让我意识到,抗战不仅是军事上的对抗,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淬炼。

作为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观者,这部电影触发了我对历史认知的深层思考。真正的历史记忆不应只有英雄主义的赞歌,也需要有对苦难的直面和反思。《南京照相馆》中那些定格的黑白照片,仿佛是一扇扇通向过去的窗户,让我们看见历史最本真的面貌。这种看见,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理解和平的珍贵;不是要简单谴责,而是要思考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挣扎与选择。影片最打动人之处,在于展现了一群普通人在极端环境下的选择与坚守。照相馆老板、邮差、避难的老百姓,这些角色并不是天生的英雄。他们曾经害怕、犹豫、挣扎,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守护真相、救助同胞。这种“平凡中的伟大”恰恰是最能引发当代人共鸣的精神品质。

山河不屈,民族不屈!站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历史节点,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日益清晰。亲历者正在老去,记忆的重担即将落在我们肩上。如何传承这段历史,不仅关乎过去,更关乎未来。我认为,真正的传承不是简单地重复故事,而是理解历史的多维面貌,在铭记苦难的同时,汲取前进的智慧与力量。

从《鸡毛信》到《南京照相馆》,我的抗战记忆完成了一次重要的丰富与深化。感谢这部电影,虽没有宏大战争场面却直击心灵的作品,正在以一种独特方式唤醒当代人对历史的记忆。它让我明白:历史不是单色的画卷,而是由无数个个体命运编织的复杂织锦,唤起人们对和平的珍视,对生命的敬畏。这份认识,将伴随我走向更多的未来,也将成为我传承给下一代的宝贵精神财富。



社会各界代表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撞响和平大钟。(新华社照片,2024年12月13日摄)



雕塑家吴为山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创作的主题雕塑《逃难》。(新华社照片)